雙橋隨筆

四

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
飲頻語左右令温酒來桓乃流涕嗚咽殷仲堪父病虛
悸聞床下蟻動謂是牛鬬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
一殷病如此否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宋武帝
嘗稱謝超宗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座出候超宗
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懸罄之室何得異物耶
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
徒跣還內此數公當日情事使今人處之未必如此

二女於溈汭所以觀厥型也非尋常女子可知且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是舜死時二后皆逾耄年矣後世竹淚之說比於紅顏形之咏歌極其猥媟如雲溪子所載汚衊難堪令人張目此皆立廟塑像者造孽非凡以至此讀明莊儼然之句可知矣然在村婦田氓尚不足怪號為文士而播其筆尖比於嬉戲褻慢聖神莫此為甚此等紀載之書付之祖龍一炬可也

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靖與夫

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持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元祐果大拜

朱晦庵答或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纔發念便到那裡神妙如此却不去養自旦至暮

只骨轉展於利欲之中都不知知覺此說論心極透內反者不可不知

李紳在鎮有老僧詰謁願以因果諭之紳問阿師何處來答云貧僧從來處來遂決二十日任從去處去待此等僧法應如此而雲溪友議謂其貧遊惠山寺屢以佛經為文稿被主僧毆打故終身憾焉抹却短李惡僧本意矣

唐南中丞卓吳楚遊學十餘年衣布衣乘牝衛薄遊上

九天道教何無感應若是哉又曰古今奉佛之主莫甚於梁武帝唐懿宗奉道之主莫甚於唐武宗宋徽宗求仙之主莫甚於秦始皇漢武帝然大則破國喪身小亦虛耗海內惟崇儒重道之主安富尊榮四海乂安而世之人君往往不以彼易此何也噫無論人君即士君子讀六經傳注以取科第而其後也不有非毀先儒棲心釋老者乎背本不祥反古不智是名教之罪人也先生此等議論有裨於世道人心不小然其論觀音真武及

人死為閻羅王玄壇神以黑虎變蟋蟀等事若以為實有者又何淺鄙之甚也所見若此屠緯真若談前生之說又何足怪其所載張真人治狐妖事尤屬荒唐

張子韶九成射策集英殿直陳時事極其剴切高宗感其言擢置第一曰九成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迴避擢置首選誰謂不可當九成之對策也至晡未畢貂璫促之九成曰未也方談及公等其言劉豫則比之狐貍鴟鴞或傳以示豫豫不勝憤牓

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又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才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

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此語極中言路之病石守道諸公所以不免壞事之譏也

人之愛其妾也甚於妻故諺云妻不如妾夫妻子備而孝已衰況肯嚴於治妾以奉其親乎甚矣李子鱗先生之孝也先生生平極愛蔡姬蔡姬必侍太夫人匕箸一日手製小食上之太夫人不下箸先生目攝蔡姬叱令

名面貌皆一人也奈何靈於此而不靈於彼耶況在彼之廟貌血食尚有盛於此者乎或曰聞之某郡城東西門皆有關忠義祠東門迎過西門必換一侍教生帖而後去西門之迎也亦然然則關忠義可分為二霸王令公之不同也又何足怪

陳眉公嚴棲幽事云凡山具設經籍機杼以善俗訓家備藥餌方書以辟邪衛疾儲佳筆名繭以點繪賦詩留清醪雜蔬以供賓獨酌補破衲舊笠以犯雪當風畜綺

石奇墨古玉異書以排悶永日製椰絮枕蘆花被以連
牀夜話狎黄面老僧白頭漁父以遣老忘機
讀書須窻明几淨時時拂拭案頭架上位置楚楚不可
狼藉無次黄山谷誡子弟云吉蠲筆墨如澡身浴德指
拭几硯如改過遷善敗筆涴墨瘝子弟職書几書硯自
黔其面惟弟惟子臨深戰戰此書堂銘也敬以書紳庶
不犯涴俗主人之意
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郎基清慎

無嘗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惟頗
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其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余性極嗜書及知鳳縣但
有荒山确石耳無書可市亦無市書之具無書可寫亦
無寫書之人欲學兩公而不能無恨并無罪過蓋地方
使然雖欲不爾不可得非敢自以為清也每以語客為
發一粲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繫獄甚衆有富人出

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華老華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華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為獄因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獲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遂空

歸田錄云太祖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現在佛不拜過去佛帝微笑而頷之遂為定制至今行幸燒香皆不拜

也議者以為得禮余以為并寢行香之舉為是而歐公亦僅以不拜為得禮耶

董逌周吹景集中所徵糖字甚多多出僻書又馴雅後有補入唐以後事者更成後勁試閱之不但枵腹枯腸徒有望洋之嘆即滿架牙籤俱經寓目未能也人奈何輕言博覽

趙子固至昇山下舟覆手擎定武楔立水中大呼曰帖在此他物盡失無妨也庾詵愛林泉嘗遇火止出書坐

於池上曰惟恐損竹鍾情若此有似於癡然雅人深致千載如見董遐周謂其差勝悠悠者以七尺軀殉胡椒八百斛也信然

范文正公鎮越民曹孫居中死於官其家大窘公乃以俸錢百緡賙之為具舟擇一老吏送其舟且題詩曰一葉輕帆泛巨川來時暖熱去凉天關防若要知名姓乃是孤兒寡婦船公好義若是麥舟之贈乃家教使然陳咸不聽教諂之言觸屏風睡崔烈子惡其銅臭貽謀不

下賢而不奪其志勝夫世之坑儒溺冠謾罵而蔑視之者多矣

李笠翁一家言有辯煞說一篇其始以煞為必無而究主於調停則為笠期陳牲於庭以逆之此其說與子謂之姑徐徐云爾者何異余以為吾輩論事亦斷之以理而已人死而有煞此理之必無者也何也凡人與物之在天地間也得氣而生氣盛而壯氣衰而老氣竭而死故曰生寄也死歸也本義曰魂遊魄降散而為變鬼之

蓋吾母吾兄而亦不獲用吾情矣盧承慶曰死生至理猶朝有暮吾死歛以常服葬勿卜日余與兒輩約凡世族荒唐之舉一槩屏絕此余生平所最惡而沾沾以為獨立不懼者萬勿徒畏人言反使泉下之人為之頓足而張眼

金聖嘆說快云寒士來借銀謂不可啟齒於是唯唯亦說他事我窺其苦意拉向無人處問所需多少急趨入内如數給與然後問其必當速歸料理是事耶為尚得

少留共飲耶不亦快哉此一快余初歸里時有之而未嘗得其來借也但諸君不能治生隨手散去數有買菜之益究亦無補安得呂純陽一指點石為金使天下寒士皆歡顏而余亦為之暢然無憾也哉

作詩最難事也唐子西云吾於他文不至蹇澁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之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正比之前時循循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

四方敢示人然復不能奇也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肝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數百言畧不經意不甚可愧哉子西此言真悪作詩痛癢者世人刻燭扣銅盆計步叉手但取捷而語未工皆為曹溫諸公所誤耳

唐德宗初政美處亦多齊總掌後務以刻剥求媚擢為衢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曰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奬殊駭羣情若有可錄願明書勞課

然後超改以解衆疑詔遂留旨孟容奬之
吐突承璀盛修安國寺奏立聖碑先構樓請敕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帝命李絳爲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知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耶帝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請徐毀撤帝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乃倒
自昔大家婦女有最賢者唐節度使李光進與弟光顔

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其妻奉管鑰籍財物歸於其姒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此雖係光進兄弟友于之愛甚篤然亦室中之婦皆能聽之無間言以視世人閱牆之變多起於長舌為厲階者其賢不肖相去何如也至於光進恪遵母命其為孝子抑又可知矣

嚴平子語錄士君子修身如塑像然形容既定時復增

一石已經孫公移置無復可疑矣後歷年稍遠又爾傳訛復以為郭璞墓也至明郡守李公遂始出其石發去而為之記曰衢治廳事之前有封嶄然蔭以竹樹高與堂等隅離中外莫可洞視即數十人聚論背立無覺也傳云郭璞墓發之者於守輙不利更數百年莫之決也嘉靖戊戌豐城李遂守郡事惡其當面如樹塞也祝之曰郭公忠而被戮捐軀江東不當與公從争出入為胥吏弊數也乃啟視之中有錦川石二狀如筍高可丈許

可為我草表能立就或歸以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
貴其速德裕以為然三復又請曰漁歌樵唱皆傳公述
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為表
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三復沒後
其子鄴勅賜及第登廟廊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神櫬歸
葬洛中報其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宋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見為守因問
曰天使延路來曾見有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

其所者哉
以子冠氏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則稱
子孔子復號夫子者邢昺孝經疏云孔子嘗爲魯國大
夫故弟子連官稱尊之以别餘人也後之尊師者因例
曰夫子近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程子復於
姓上繫子按公羊傳其曰子沈子子司馬子何休釋云
加子姓上名其爲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
氏朱子於周程蓋尊師之

本朝以居士稱者實繁即孟子所謂處士也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道藝處士也居士之名昉此此語載宋蕭參希道錄中乃後世似以喜尊二氏之教與緇黄相契者為居士林下尊宿多以自稱又非古昔命名之意矣

李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唱而和之同然一辭宋郊為知制誥仁宗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

專言陰騭之事止以其身為緇流害猶未甚管登之師
之為之捭闔其說以為佛老二宗異吾夫子之身綱常
同吾夫子之言性道性道難聞而於竺經聞所未聞當
與周易詩書並傳者也嗟嗟自古惑世誣民有至此極
者哉今其說浸淫宇內學士經生往往喜其不經之談
爭奔走之飯僧放生之事家傳而戶習之矣不佞菲才
綿力恨不能息邪說以正人心不知將何底極心竊憂
之云云其言痛切之甚可以為時氛一砭全篇載金華

誌中

雙橋隨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雙橋隨筆卷八

鳳縣知縣周召撰

凡人作用可預卜於無事之日謝元之伐苻堅也論者以為必濟蓋觀其平時履屐之間皆得其任耳悠悠忽忽土木形體此輩人正當束之高閣况曹蜍李志奄奄如在泉下者乎

漏泄陽春爹娘撥販至今未休吐一百種鄉談千般扭扮

徐待其起就筆硯即詩已成乃敢復常此等家人最是難得想亦盡知作詩甘苦者不然何以幇襯若是

明賀公欽成化丙戌進士號醫閭先生與人言論侃侃白沙先生曰得毋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深沉和平乃為美耳於是作書室於後圃徧書深沉和平向上之語於目前令有警惕必期至是乃已前輩之待相知諄諄告誡若此而受言如賀公則又徧書以自儆皆非後人所能及

陳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餚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文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下馮猶龍曰唐人重才雖一藝一能相與驚傳讚嘆故子昂借胡琴之價出奇以市名而名果成

與文貞修怨時嘗偽為徐使者持文貞書而謁新鄭新鄭與之酒食不敢以勺粒下口至哀泣號訴達於新鄭之内夫人乳媪以下無不感動垂涕者皆為文貞潜解之而新鄭之意亦倦遂得書以復文貞而其禍始解昔牛僧孺與李德裕交惡李氏客不敢言及李丞相門戸如呂需者肯為文貞持書而且哀泣號訴以致其事之獲解賢於李氏之客遠矣宋子京餘酲猶在而遽為極其詆斥晏公之制以視水山寧不愧耶

戰國之士反覆傾險蔑棄彝倫不知孝弟為何物矣善乎趙諒毅之說秦王也秦王謂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毅曰趙豹平原君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奉大王之令

文人不可無品立心未端不覺形之紙上使旁觀者掩口能無顏甲金陵吳某詩人也有元日懷嚴分宜相國詩一友見之笑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人似此便做到臘月晦亦未懷及我輩也至今傳之以為笑柄蓋此等著作出以示人惟欲假之以增光寵耳充其肺腸何所不至但不知分宜平日亦曾念及此公否

輕言輕諾輕信輕怒輕動輕交輕下筆總是一輕天下禍患皆自此起故穩重嚴慎者到底禍患不能及也

既是偏所愛重為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竟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欲以奉佛至誠免兒一死可謂愚甚然猶恨而知改世有已見其不靈而崇奉之心牢不可破者其惑溺尤在阮裕之上真可笑也

多讀書而不受書障方得理路透明老涉世而不參世機方得人情爛熟人不可無道心不可作道貌人不可有世情亦不可忽世情此真深於明理之言

亦避亂人一時佳境也但世故方殷家人婦子俱在量柴數米中時憂煎逼所謂俗物來敗人意無可奈何耳石才叔蒼舒與山谷從遊尤妙筆札家蓄圖書甚富丈潞公帥長安從借所藏褚遂良聖教序墨蹟一觀潞公愛玩不已因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别之客盛稱公者為真反以才叔所收為偽才叔不出一語以辯笑啟潞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潞公大噱坐客赧然凡人身處富貴之地趨附者必多擇人而

交甚不可濫潞公稱為賢者而坐客如此皆蠅營蟻附之徒耳非才叔冷語逼人公在熱鬧場中想亦未能看破也

語云教婦初來教子嬰孩北齊安德王延宗高文襄第五子母陳氏魏廣王妓也延宗幼為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己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個封定州刺史於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後為周武帝見擒誣反以椒塞口而死

宣和間芒山有盜臨刑母來與之訣盜對母云願如小兒時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之乳盜嚙斷乳頭流血滿面母死盜因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薪吾母見而喜之以至不檢遂有今日故憾殺之嗚呼孟母擇居近於學宮而後定而曾子不敢以言戲其子義方之訓必早豫於未雕未琢時而徒懷舐犢之愛使之習與性成而不可救人子之不肖為父母者豈盡無過

滇俗崇釋信鬼鶴慶元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

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林俊按鶴慶命焚之父老爭言犯之者能致雹損稼俊命積薪舉火果雹即止火發無他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馮猶龍曰五斗米白蓮教之禍皆以燒香聚衆爲端有地方之責者不得不防其漸非徒醒愚救俗而已夫佛以清淨爲宗寂滅爲教萬無活理且言犯者致雹此山鬼伎倆佛若有靈肯受人誣乎即果能致雹亦必異物憑之非佛所致也況邪不勝正異物必不能致雹火舉而雹不至大衆亦

薦神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者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以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張詠知成都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過食男女詠召其屬使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擒解來明日得一人命戮於市即日帖然詠曰訛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於明決不在厭勝也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

起若飛帽夜搏人自京師以南人皆恐王曾令夜開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卒無妖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間輒數起火居民頗憂恐有巫楊媪因之遂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為火也宜殺之乃斬媪於市自此火遂熄數公斬釘截鐵之手何等痛快

吾里中士子異言異服婦女披緇持穗子修西方其老人年貌衰憊則問咢咒拜黃冠講嬰兒姹女養汞燒丹

市井下戶炊半菽熟先飯沙門求福果而饑餓其父母
與兒女家廟則奉佛修羅天神人鬼而黜祖考世教民
風既至此矣足下勿更益薪改步而趨就平易使下里
愚氓信足下無他則人我蕩蕩平平偕之大道希聖希
天何以加此此郝楚望先生與田肖王書也今日人心
風俗之壞多坐此病焉得當事者刋布此書使家諭而
戶曉乎
林唐翁曰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刪詩

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觸情縱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

明仁宗好學右文詞翰兼精尤喜科舉之業在青宮已

然踐阼猶不廢每得試錄必指摘瑕病手標疏之以示
臣工嘗戲語人曰使我應舉豈不堪作狀元天子
憲宗受終日英宗遺言不用殉葬宮嬪故憲宗賓天亦
有是命
王敦如厠誤食甘棗澡豆王安石禁中與宴食釣餌盡
楪仁宗言其詐仁和學師茹芮有人餽龍涎餅一盒不
知為香每每席各供一楪自既餐盡復勉强勸人食之衆
皆掩口而不敢言止稱其美而袖之昔人一事不知以

人但求屛之立輪之轉耳後半截語置之腦後矣烏乎
可
唐玄宗御五鳳樓觀酺宴令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以
聲樂集樓下時多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
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十
人聯袂歌于蔿而已于蔿者德秀所為歌也宋時聖壽
日州縣皆集僧道誦經惟陸象山令儒生講洪範皇極
錫福一章時議韙之載聲樂衣繡以逢君集僧道誦經

丞哉噫

桓榮讀書十五年不窺園何休十七年不窺門劉炫劉焯十年不出戶徐遵明六年不出門齊沈麟年過八十手寫書滿數十篋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陳瓚年踰九十猶勤筆硯著經史糸華十卷

拔巖徒而相恐其駴也夢以先之載釣叟而師恐其疑也卜以先之聖人不得已而喻愚俗也不知者以為真夢而娃贏進矣筮而驪姬進矣

常疑公家文移自上行下者用一仰字而不知其解偶見孔氏雜説謂北史時已有此語北齊孝昭皇帝紀詔定三恪禮義體式有仰議之語然亦未解其義也

乾隆御覽之寶

雙橋隨筆卷八